

●
●
●
一期娱乐

美学和刑侦的结合

□刘雨涵

《白夜追凶》《无证之罪》《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等作品，拉高了犯罪悬疑剧的天花板，2022年的《开端》又引爆了“无限流”题材的新疆域，这给后继者们很大的上升压力。不过3月份播出的新剧《猎罪图鉴》仍寻到了另辟蹊径之法，并在缜密扎实的细节之中显露出优质悬疑剧的风骨。

近年来能够出圈的犯罪悬疑剧，无不有着自己独树一帜的叙事方式。《白夜追凶》是双胞胎兄弟一明一暗的分身术；《隐秘的角落》是罪犯和目击者之间的猫鼠游戏；《沉默的真相》围绕检察官之死揭露谜底，成为社会派推理代表作；《谁是凶手》加入了帮凶视角的新主线。而另一种创新方式，则是为犯罪悬疑剧带来新工种、新技能，比如此前的美剧《别对我撒谎》科普了微表情学，《犯罪心理》围绕心理学展开，《法医秦明》展现法医幕后故事，网剧《唐人街探案》中侦探林默靠着灵敏嗅觉破案。这次的《猎罪图鉴》则以模拟画像师的全新职业角度切入，讲述了“画家神探”的新故事。

模拟画像师是一个冷门而神秘的职业，不过此前公众已经在社会新闻中有所见闻。在章莹颖失踪案、白银连环杀人案以及“梅姨案”中，模拟画像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画像师是横跨刑侦、艺术、医学与心理学领域的特殊职业，虽然有着现实基础，不过这一题材并没有可以参考的影视作品，整部戏的审美风格和调性都必须自己一点点摸索。《猎罪图鉴》的编剧贾东岩透露，曾有剧方想要把该剧本角色套用某IP主人公的名字，不过编剧团队还是想要做出一部原创作品。“原创就是一场荒野里的冒险，而我们就像没有地图、没有导航，仅有一个指南针的孩子。茫茫然一脚迈出去，再回头，不辨来时路。我们的指南针就是那句话：曲折多变的人情，永恒不变的人性。”已经收官的《猎罪图鉴》在豆瓣上的评分从6.9分上升到7.0分，并且第二季也已经被安排上，可见优秀的原创作品本身就可以打造成新IP。

三岁画老、蒙面还原、日记辨人……《猎罪图鉴》中这些看似天马行空、神乎其神的画像侦查手段，在缜密的细节之中有了依傍：即便嫌疑人戴着口罩，也可以根据三庭五眼、十五格反推出五官位置；人的面部骨骼中有最重要的36个骨点，像星座一样连线之后，通过软组织厚度测量法确

定肌肉走势，就能根据头颅骨还原人脸模样；“相貌平平”四个字在普通人看来是说一个人毫无特色，可是在画像师眼中，这是说明五官分布均匀的重要信息。还有通过素描的明暗度来判断天气情况、人类用眼白来表达情绪等知识点，让许多观众表示“这剧有点东西”，并不是糊弄外行的脑洞大开。主人公沈翊被观众送上“穿制服的毕加索”称号，网友在弹幕中点赞说，“艺术生疯狂上分”“又想骗我去学美术”。沈翊在剧中描摹出的一张张画作，也会让人不得不感叹，尽管现在已经有密布的“天眼”系统监控和先进的AI模拟技术，但还是离不开依靠人眼和人心来探测真相的方法。

《猎罪图鉴》对于美术史的梳理也为剧作带来了高级质感，带领观众用艺术的视角打开探案日常。开篇对古典名画《马拉之死》蕴藏三个谎言的探讨，《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作者维米尔用两抹白色颜料来欺瞒世人的手法，还有对同为画家和罪犯的卡拉瓦乔的介绍，《朱迪斯斩杀赫罗弗尼斯》同题材的画作对比等等，都为《猎罪图鉴》带来了视觉提升和文化底蕴。有观众说，看这部剧有种“文艺复兴”的感觉。

编剧贾东岩介绍，把美学和刑侦结合在一起，是《猎罪图鉴》从一开始就想确立的风格。当初编剧团队在公安系统采风时，参观了画像师的独立办公室，屋子里不仅摆满了各种犯罪嫌疑人的素描画像，墙边还有一张小幅的复制版梵高《向日葵》。“这和我想象中的警察相去甚远，原来在与犯罪相邻的世界里，竟然有艺术的存在。更惊讶的发现是，其实美术史一直在记载着犯罪史。”于是编剧们以名画为灵感，寻找名画中的犯罪现场，储存了大量模拟画像资料、美术史资料，前往公安局不同工种部门采风，钻研专业书籍不少于50本，再结合真实案例、社会议题，才写就了《猎罪图鉴》这样别具一格的犯罪悬疑剧。

《猎罪图鉴》每个单元的案例也都不落窠臼，还融合了社会热点议题而发人深省。整容院长被杀案中，代入了对“容貌焦虑”的思考。女设计师想要通过姣好的容貌在属于男性的职业主场中崭露头角，却被恶人牵制越陷越深。最后沈翊给了女设计师一张居里夫人的肖像图，意在告诉她女性可以依靠自身的能力立于职场之中。操场埋尸案中探讨了校园霸凌的问题，因为性格敏感，因为特立独行，成为被排挤、被欺辱的对象，最终使得一位花季少女失去精神支撑，了结生命。在富家女绑架案中，罪犯同时也是因为调换新身份而被“偷走”人生的受害者。还有前妻与现任妻子合谋杀死家暴丈夫，女性之间的守望互助酿成令人惋惜的悲剧。剧中的罪犯不都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们往往是有着绝境和无奈选择铤而走险。《猎罪图鉴》并没有将矛头指向某几个恶人，而是思考恶行背后的深刻问题，让整部剧的立意有所提升。



□师文静

近日，安畔锡执导，孙艺珍、丁海寅主演的韩剧《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上线国内视频平台，给不少观众带来不一样的韩剧观剧体验。

安畔锡导演的作品总量很少，目前60岁的他，所有作品加起来也不过十部出头，但口碑都不俗。作为韩国电视剧界的洪尚秀，安畔锡的电视剧作品风格鲜明，擅长以细腻的视角，切入生活和人物的内部，把普通又令人心动的日常填满画面，让观众深深地沉浸。具体到观众最熟悉的《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春夜》《密会》，它们代表着安畔锡作品最突出的风格，都通过无数生活的细节来铺陈人物的情感，用独树一帜的视听语言把观众拉入氛围感十足的情境中，呈现一段令人信服的、打破条条框框的，甚至略带禁忌感的爱情。

《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讲述的是孙艺珍饰演的尹真雅与丁海寅饰演的徐俊熙的一段姐弟恋，姐姐不是职场女精英，弟弟也不是“从天而降”的对姐姐一见钟情的“小奶狗”，而是都市中普普通通的大龄女性与温暖的年轻男性的一场恋爱。安畔锡的作品之所以能让观众产生亲近感和信服感，是因为他的作品都选择通过熟人社会来讲故事，东亚的观众就像置身其中，感受一场身边生活中正在发生的恋爱。剧中，尹真雅与徐俊熙的姐姐是闺蜜关系，这种关系亲密到徐俊熙和姐姐都喊尹真雅的父母“爸爸，妈妈”。尹真雅一家一直照顾从小就失去妈妈和爸爸的徐俊熙弟弟。四五岁的年龄差，按说不能成为恋爱的障碍，但若是把男女主角放到东亚传统家庭关系、熟人社会中，放到强势的母亲、传统观念深的姐姐的阻碍中，这种姐弟恋关系就会产生很多纠葛与阻碍。而在这种略带忌讳氛围的笼罩下，导演把姐弟恋的甜度拍出了崭新的高度。

尹真雅与徐俊熙从“多年相识的姐弟关系”转变到情侣关系中，安畔锡导演用大量的生活细节来铺陈人物情感的推进。其中，拍得很好也很扣题的部分，就是通过不断地“吃饭”来呈现尹真雅与徐俊熙两人情愫的日渐浓郁。吃一顿饭，两人之间的爱慕就增多一点，吃完饭，每一次送回家，两人之间的关系又亲密了一点。第一次姐姐请吃饭，尹真雅还是姐姐的姿态，谈话也维护自己的体面，而徐俊熙直接拿姐姐开玩笑“听说你恋爱中成了魔芋”，开始打破韩国前后辈、姐弟之间的禁忌。而到了第二次吃饭，徐俊熙显示了他成熟、稳重的性格，告诉姐姐上班的中午也可以喝红酒，因为打破禁忌才是专业的表现。而到第三次吃饭，两人则交换了对爱情的看法，“可以燃烧起来的爱情”为两人的爱情定调。

吃饭是多么日常和生活细节的内容，但在剧中，安畔锡不厌其烦地拍吃饭、喝酒、聚餐等各种类型的吃饭，从这些具体而细微的事情中，铺陈人物之间情感的变化。这部剧中有大量的其他导演不会拍的生活细节，比如用长镜头拍人在台阶上

一步步走来的腿和脚，用大量的镜头拍人物周边的环境，用很长的篇幅拍角色喝酒、醉酒、醒酒的全过程，用大量的镜头拍男女主角微小而细腻的互动，比如互相扎小辫，人与人之间的微妙，气氛的微妙，环境的微妙，都在导演的掌控中。

安畔锡是氛围狂魔，体现在他的每一部作品中。《春夜》《密会》中都有令观众忘不掉的生活细节的呈现。

《春夜》中，有未婚夫的李静仁，偶然走进药店买醒酒药，认识了未婚夫权基硕的大学后辈刘志浩，与温暖、略带伤痛的刘志浩展开一段略带禁忌感的恋爱。富二代权基硕是理想型的结婚对象，有钱、体面，在外人看来他与李静仁是条件般配的一对，但只有身处其中的李静仁能感受到她与权基硕不是同一类人，权基硕的不够体贴、不够温柔，以及对爱情关系、婚姻关系的刻板认知，让即将步入婚姻关系的李静仁心存疑虑。安畔锡导演把三个人的关系同样放在了熟人社会，李静仁一方面无法与权基硕迅速摆脱关系，一方面又迅速与刘志浩陷入爱情中。在细腻地理清与剖开李静仁两边的爱情关系时，安畔锡导演运用了大量的生活细节。最经典的镜头是李静仁在面对权基硕的求婚时，脑子里想到的是刘志浩家晾着干净、整齐的衣服的阳台。安畔锡这个令人惊呼的镜头，简单、直接地呈现了李静仁的内心世界，李静仁对生活最直接的想象和渴望，就是那个阳台背后与刘志浩的幸福生活。这一个镜头，比拍多少甜蜜的互动、撒糖都具有说服力。

《密会》中最绝的镜头是刘亚仁饰演的李善宰给金喜爱饰演的吴惠媛趴在地上擦地的镜头。吴惠媛是为财阀打工，说白了就是处理财阀家肮脏事情的帮凶，但自从她遇到热爱钢琴、与其成为灵魂伴侣的李善宰，吴惠媛被彻底从泥淖的生活中拯救出来。而这种拯救中最令人心动的画面，就是吴惠媛第一次进入李善宰的出租屋时，李善宰为她擦出一片干净地儿的场景。安畔锡导演用了如此绝妙的一笔，而且让很多观众记住了这画面。《密会》是最能体现安畔锡风格的作品，独特艺术气息的视听，强烈的文学性，让这部作品成为韩剧的一个异数。

安畔锡的电视剧是韩剧的异数，没有任何的高概念，没有复杂新的故事，没有从天而降的超能力人物，没有前世今生，没有青梅竹马，没有猎奇的人性罪恶，没有乱七八糟的恩怨纠葛，呈现的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人，讲的永远是一个问题，那就是“人该如何度过生命”，但每一部都细腻、悠长，值得回味。安畔锡说，电视剧本来就应该是为了抚慰人们的痛苦而存在的，电视剧可以让那些苦痛中的人尝到幸福感，这不仅十分美好，也相当重要。“我这么活着是不是不对？我也想变得更好，该怎么做呢？因为我做了那样的事所以是个该死的人吗？”被这样的罪恶感、孤单和空虚独自生活所折磨的那些普普通通的人，在安畔锡的剧中找到了灵魂的慰藉。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向平 美编：陈明丽